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大唐新語 第二十六章 勸勵

徐文遠，齊尚書令孝嗣之孫，江陵被虜至長安，家貧，無以自給。兄林，鬻書為事。文遠每閱書肆，不避寒暑，遂通《五經》，尤精《左氏》。仕隋國子博士，越王侗以為祭酒。大業末，洛經飢饉，因出樵採，為李密所得。密即其門人也，令文遠南面坐，率其徒屬北面拜之。遠謂密曰：「將軍欲為伊、霍，繼絕扶傾，鄙雖遲暮，猶願盡力。若為莽、卓，迫險乘危，老夫耄矣，無能為也。」密謝曰：「敬聞命矣。」密敗，歸王充。充亦曾受業，見之大悅，給其廩食。文遠每見充，必盡敬拜之。或問曰：「聞君倨見李密，而敬王公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李密君子，能受鄙生之揖；王公小人，有殺故人之義。相時而動，豈不然歟！」入朝，遷拜國子博士，甚為太宗所重。孫有功，為司刑卿，持法寬平，天下賴之。趙郡王孝恭，少沉敏，有識量。及為佐命元勳，身極崇盛。嘗謂所親：「吾所居宅，微為壯麗，非吾心也。將賣之，別管一所，粗充事而已。身沒之後，諸子若才，守此足矣；不才，冀免他人所利也。」事未果，暴薨。

宋守敬，為吏清白謹慎，累遷臺省，終於絳州刺史。其任龍門丞，年已五□八，數年而登列岳。每謂寮曰：「公輩但守清白，何憂不遷？俗云『雙陸無休勢』，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，各宜勉之。」

狄光嗣，仁傑長子也，歷淄、許、貝等州刺史。居喪備禮，睿宗朝，起復太府少卿。光嗣頻表不赴。乃降敕曰：「朕念卿家門忠於王室，奪卿情理，以展殊恩。屢表固陳，詞理懇至，循環省覽，有足可矜。今遂所請，用勸浮薄。待卿情理云畢，更俟後命。」仍編入史。

趙武蓋，少孤，生於河右，遂狎弋獵，獲鮮禽以膳其母。母勉之以學，武蓋不從，母歔歔謂曰：「汝不習典墳，而肆情畋獵，吾無望及！」不御所膳。感激而學焉，數年博通經史，進士擢第，侍御史，著《河西人物志》，有集行於代。

趙彥昭，兵部侍郎，知政事，封耿國公。睿宗朝，左授岳州司馬而終。張說為岳州，著《五君詠》述彥昭曰：「耿公山嶽靈，思遠神亦妙。鷲鳥峻操立，哀玉振清調。葉贊休明啟，恩華日月照。何意瑤臺雲，風吹落紅繖。湘流下潯陽，灑淚一投弔。」為時賢器重如此。

韓思彥，以御史巡察於蜀。成都富商積財巨萬，兄弟三人分資不平爭訴。長吏受其財賄，不決與奪。思彥推案數日，令廚者奉乳自飲訖，以其餘乳賜爭財者，謂之曰：「汝兄弟久禁，當飢渴，可飲此乳。」纔遍，兄弟竊相語，遂號哭攀援，相咬肩膊，良久不解，但言曰：「蠻夷不識孝義，惡妻兒離間，以至此。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？」復擗踊悲號不自勝，左右莫不流涕。請同居如初。思彥以狀聞，敕付史官，時議美之。

張泂，自左拾遺左授許州司戶，有侍佐自相毆競者，泂曰：「禮宗賢，尚齒者，重耆德也。奈何耆舊而有喧競，此牧宰之政不行耳。泂主司戶，忝參其議。」乃舉罰刺史以下俸，行鄉飲之禮，競者慚謝而退。風俗為之改焉。

開元初，工部尚書魏知古卒。宋璟聞之，歎曰：「叔向古之遺直，子產古之遺愛；能兼之者，其魏公乎！」